

Discussion on the Female Perspective of the National Mourning Novels *The Tent of Orange Mist* and *Tree of Heaven*

Yijie Wa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Jiangsu, 210016, China

Abstract

As a kind of violent activity for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terests, war is closely related to bombing, death and suffering, usually with passionate nationalist enthusiasm and a clear class or political stance. Compared with literature on other topics, related literary writing also carries more serious historical topics. Because the concern on this subject will directly touch the national disaster, the author often focuses on the grand narrative from the male perspective, and faces the tragic scene in the war to reveal the high spirit of nationalism. Paul West's *The Tent of Orange Mist* (1995) and R.C. Binstock's *Tree of Heaven* (1995), as the works of American writers describing the occupied areas of Chin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are narrated by creating a unique female image. While profoundly exposing the nature of the war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women's emotions, they have not escaped the defects of orientalism,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discussion.

Keywords

The Tent of Orange Mist; *Tree of Heaven*; female perspective; war

论国殇小说《橙雾帐篷》与《天堂树》的女性视角

王逸杰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国·江苏南京 210016

摘要

战争作为以经济、政治利益为目的而采取的一种暴力活动,与轰炸、死亡、苦难密切相关,通常带有激昂的民族主义热情与鲜明的阶级或政治立场。相关文学书写与其他主题的文学相比,也多承载更为沉重而严肃的历史性话题。因对于这一题材的关注,会直接接触及民族灾难,作者在进行艺术创作时也往往侧重于从男性视角进行宏壮叙事,直面战争中的惨烈图景以揭示高昂的民族主义精神。而保罗·韦斯特(Paul West)的《橙雾帐篷》(*The Tent of Orange Mist*, 1995)与R. C.宾斯切特(R.C. Binstock)的《天堂树》(*Tree of Heaven*, 1995)作为两部由美国作家描写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的作品,却以塑造了独特的女性形象进行叙事,在深刻揭露战争本质、关注女性情感的同时,却没能逃出东方主义色彩的缺陷,极具探讨意义。

关键词

《橙雾帐篷》;《天堂树》;女性视角;战争

1 “二战”文学书写的视角

“二战”结束后的三十年里,各国描写“二战”的文学作品以从男性视角书写战争的惨烈图景为主,通过直面战争的血腥与苦难,培植国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反战情绪。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解构主义批评达到了鼎盛时期,其反本质、反传统的批判精神,适应了女性主义对追求两性平等的需要,为女性主义作家在认识论与方法论方面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也促进了多元叙事视角的显著发展。因此,对于战争的文学书写得到了丰富,即不再局限于直接描写战争前线的血腥或战争下悲惨苦痛的人民,而是拓宽至从多维视

角切入战争本质的范畴,女性视角便是其中之一。

抗日战争对于所有的中国人而言,不仅仅是战场与伤亡,更是中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民族气质与文明的沧桑巨变。处在恢宏浩大的阶级、民族之战中,任何个人的描写往往显得渺小。过往的战争文学创作也皆如此,如《江姐》中的江竹筠、《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金环、《战斗的青春》中的许凤,都表达了女性在战争中不应沦为被保护者,而应大胆地冲破家庭与社会的束缚,勇敢踏上轰轰烈烈的革命道路。女性形象在被塑造成女英雄时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雄化”现象,勇敢、昂扬与豪迈是每一位女英雄人物的必需气质。短发、束腰和军装是每一个女性角色的应有穿着。作者在表达女性英勇形象的同时,却忽视了女性原有的羞涩与敏感、对爱情、亲情的重视与表达,以“社会”的人取代了“女性”的人,让女性意识的美在男性叙述视角中迷失。

【作者简介】王逸杰(2001-),男,中国河北衡水人,在读本科生,从事美国文学研究。

从自然属性与社会分工来看，之于战争时期，女性相较于男性的确处于一种“较低”的位置，是某种社会意义上的弱者。过往的战争文学为贴合叙事需要，在叙述过程中往往雄化“女性意识”。而对于美国本土作者来说，受制于空间差与时间差，他们很难真正感受到当时的民族冲突。此外，因南京大屠杀发生时西方国家都保持中立，将其称为南京强奸（The Rape of Nanking），以借代讲述侵华日军的侵略行径与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因此，他们头脑中唤起的女性受难形象便成了创作的思想源泉。《橙雾帐篷》与《天堂树》这两部由美国作家创作的，反映南京大屠杀期间人民遭遇的作品便采用了女性视角，其在为战争文学注入新活力的同时，没能逃脱出东方主义的色彩，极具探讨意义。

2 战争文学中女性视角特殊性

2.1 鲜明揭示战争的本质

苏联作家阿列克茜叶维契曾在《战争中女性》中这样解析战争中的女性，“女人的记忆能够捕捉到战争中人类间的基本感情，而这种基本感情却经常被男人们忽略。”正因如此，女性视角更能一针见血地揭露战争的本质。战争以其军事行动给男人留下深刻印象，而女性则更多以她们的女性心灵，通过一种特殊方式体验与承受战争的一切。在男人们看来，战争的结果最为重要，在这一过程中，人会失去其目的性与主体性，变成一种工具或手段。只要确保民族、阶级、经济、政治甚至宗教利益的实现，人的牺牲便是必要的。而女性则更倾向从人性的角度反思每一场战争给普通人带来的伤害，多带有普世意义的关怀。

两书都是从中国女性在南京大屠杀中的遭遇展开，与以往从男性视角展示英勇上阵杀敌的官兵不同，《橙雾帐篷》中的中国女孩依比思（Scald Ibis）与《天堂树》中的女叙述者李（Li）都是手无缚鸡之力，温柔善良的女性。当战争的战火燃至她们身边，民族的苦难走进她们眼中之时，她们的心中所思考的是战争从何而起？战争给民族、文化与家庭带来了多少灾难？战争何时能够结束？她们无心顾及战争的胜负，因为在她们内心中战争本身就是一种失败。无关民族，任何人的死伤都会让她们心痛流泪。读者从她们的眼中看到了世界上一切战争的逻辑——弱肉强食，而这也是战争的本质所在。

2.2 关注女性情感

战争中的夫离子散，家破人亡更易成为女性感情爆发的诱因。女性在战争中与和平年代一样，也会有多重情感体验与感受，其中包括对异性的爱慕，对爱情的渴求，对亲情的留恋等。传统战争小说因将女性“雄化”，上述感情往往难以体现。《橙雾帐篷》与《天堂树》的独特女性形象书写恰好满足了关注女性情感、讲述女性体验的需求，弥补了传统战争小说中女性意识的缺位。

两书都讲述了中国女孩与日本军官的爱情故事。正如

张爱玲在《倾城之恋》里这样论述的女性爱情，“爱情就是女性求得经济保障的一种手段，一种女性对男性经济依附的关系，而在世俗的婚恋中是没有爱情可言的。”两书中的女主人公在经历了与亲人的生离死别之后都爱上了日本军官，将自己的命运绑定在他们的身上。依比思选择了认真学习日本艺伎文化，盼求嫁给日本军官小林（Hayashi），希望通过爱情化解内心的苦痛。李更是委身为日本军官黑田（Kuroda）的情妇，在战乱之中与黑田开启了浪漫之旅，照顾他的日常起居。两本书中的爱情揭示了女性于战争中的真情实感，塑造了更为真实的女性形象。

3 东方主义色彩——女性形象的缺憾

东方主义是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提出的思维模式，核心思想为西方的优秀与东方的低劣，而其本质是西方欧洲中心主义思想对东方的傲慢与偏见。其在文学作品中主要表现为东方沦为西方眼中的他者。一方面，西方以其优越感漠视与蔑视东方；另一方面，西方在描写东方之一异域世界时保有猎奇心理，深深凝视东方文化的怪异或神秘色彩^[1]。

相较于奥斯威辛大屠杀相关文学从人类、种族、人性、文明等多视角的记述，两部以南京大屠杀为主题的美国小说，采用了较为单一的女性弱者视角。在小说中，被强暴的南京往往以女性的视角出场，过分描述女性身体遭到侵犯、肢解、凌辱等悲惨遭遇。这样的单一视角实则有碍于对事件的全面叙述剖析。此外，小说中强加的情色隐喻描写更是满足了众多西方读者的猎奇心理，带来了叙述主体的偏移。同时，由于缺乏战争前线的记录，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美国小说使中国在整场战争中，都似乎缺乏反抗，一直处在被蹂躏的地位。

在《橙雾帐篷》中，作者塑造了一个受过教育，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素养，但丝毫不含家国与民族情怀的中国女性弱者。其故事选材本可以小见大，即通过对一名中国女青年的人生记录，揭露日军对她成长过程中带来的身体与心灵的双重伤害，但小说中的中国女孩依比思在自己的母亲与哥哥被杀之后，仍寄于日军篱下。她本应报仇雪恨，却决定为日本艺伎事业而献身，渴望通过嫁给日本军官小林，来摆脱自己的悲惨经历，同时实现自己对艺术不断追求的梦想。在文章的最后，她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于人生中找到了新的“解脱”。

在《天堂树》中，作者描写了日本军官与中国女性的“浪漫”故事。该书则将背景置于经历过南京大屠杀之后的南京城，主人公李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目睹了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侵华日军对中国平民的残忍杀害与强迫中国女性发生性关系的暴行。小说从一开始，就描写了主人公李坦然面对即将到来的凌辱，预先接受这一命运，毫无反抗的事实。而她免于遭受强暴的经历则要来自黑田军官的善心，黑田作为一名并非具有主观参战意向的日本军官，对主人公李产生了

同情^[2]。而出于对他的“感激”，李全然不顾家仇国恨，主动勾引黑田并以情人身份自居，开启了于战争期间的婚外恋情，并乐意为黑田洗衣、做饭，沦为了黑田的奴婢。在中日交战时，出于对黑田的爱，她甚至担心他会受到中国士兵的杀害，每日盼望着黑田的平安归来。在黑田受伤之后，她便陷入了长久的悲痛，彻夜难眠照顾黑田，直到黑田逝世^[3]。小说中的主人公李一直将爱情作为她自身的首要考虑，她不顾周边村民对她的鄙夷情绪，不惜背负叛国、内奸的骂名，与黑田进行甜蜜的约会，而民族气节则一直处在她思想的次要方面。在黑田死去之后，爱情的破灭却突然变成了她人格的破灭，她再一次如同小说开始时的那样，欣然接受一切即将到来的强暴与凌辱，再一次将一切反抗精神抛之脑后……

此外，两书的作者还在书中添加了大量的情色描写，虚构了西方眼中东方文化的神秘色彩。作者在《橙雾帐篷》中对依比思成长为艺妓的过程进行了美饰^[4]。他将日本小林塑造造成了一位有血有肉，富有文化与同情心的军官。他不仅热衷于教授依比思关于日本的茶艺、书法、花卉、舞蹈、音乐等知识，更对她与她的父亲施予保护与怜爱。在他的引领下，依比思逐渐成长为一名楚楚动人、谈吐优雅、气质动人的艺妓，既有美丽可爱的外表，更有丰富深厚的内在，深受客人们的喜爱。依比思本人也被塑造成为热爱此工作，尊重艺术的女性弱者，在这项工作中实现了她自己对艺术的追求。在成为艺妓之后，作者详细而精密地记述了依比思工作时男女欢爱的过程。他并没有强调中国女性遭到凌辱、强奸时的痛苦，反倒是通过多种较为隐晦的比喻手法进行叙事，添加对日本艺妓的妆容、神态、着装、舞姿的描写，塑造了独处于惨绝人寰的战场之外的欢愉一角^[5,6]。

在《天堂树》中，R. C. 宾斯切特在记录李与黑田的浪漫恋情中以两人对话的形式不断谈及有关男女欢爱的描写。李作为委身日本军官身边的情妇，时常以一种不太矜持的态度叙述黑田与她丈夫床上功夫的差异，其细致入微程度远超本文所需。同样，当李在黑田死去后再次以冷漠的态度对待一切凌辱之时，作者再次不合时宜地刻画了侵华日军强奸暴行的全过程，并将李塑造成了事件的享受者，这无疑会让每一位读者在阅读时淡化南京大屠杀的严肃性，更让东方文化

处在了低人一等地被凝视地位。

南京大屠杀无疑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深重灾难，作为受害方的中国人，理应得到足够的重视，以本题材为背景的创作也应更多揭示中国人在战争与屠杀期间经受的苦痛。遗憾的是，两部作品中的中国女主人公沦为了书中的配角，她们抛弃了民族意识，沦为对男性的直接依附^[7]。作者在展现她们女性情感的同时，完全抹杀了她们的家国情怀。此外，因为东方在西方眼里具有异域文化色彩，受猎奇心理的作祟，作者在创作小说中也人为地添加了神秘感，成了满足西方读者猎奇心理的目的性创作^[8]。

4 结语

《橙雾帐篷》与《天堂树》作为美国作家描写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南京大屠杀的小说，其女性形象书写与过往文本大有不同，两位作者都通过独特的女性视角达到了别具一格的叙事效果，使战争中的女性作为“女性”的人得到了回归，但同时作品对东方民族的蔑视与漠视，对东方文化的凝视现象不容小觑，对其危害性也应有清楚的认识。

参考文献

- [1] Paul West. *The Tent of Orange Mist*[M]. The Overlook Press, 1995.
- [2] R.C. Binstock. *Tree of Heaven*[M]. Create 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second edition, 1995.
- [3] 刘树清. 漠视、蔑视与凝视——南京大屠杀英语小说中的东方主义[J]. 当代外国文学, 2018, 39(2): 3.
- [4] 王宁. 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批判——爱德华·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剖析[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5(2): 4.
- [5] 焦欣波. 女性、英雄及其超越性——海外新移民作家笔下女英雄形象书写透视[J].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 33(5): 32-34.
- [6] 王放. “女性意识”的雄化、失落、淡化——当代战争题材作品中的女性形象[J].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2005(2): 6.
- [7] 李艳凤. 战争文化笼罩下的女性书写[J]. 山东师范大学硕士电子期刊, 2007(4): 5-6.
- [8] 逢仁霞. 战争中的女性与女性眼中的战争——中国当代女性军旅小说简论[J]. 曲阜师范大学硕士电子期刊, 2007(3): 12-14.